

· 科技界声音 ·

当前正处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拂晓,中国应将目光投向黎明,勇做第六次科技革命的“领头羊”。中国在前几次科技革命的时候都错失了机遇,第五次科技革命中,我们抓住了尾巴,取得了一定发展,但是我们不是“领头羊”,我们还只是一个跟随者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
新华网 [2012-10-29]



图片来源:新华网

对国内外期刊要一视同仁,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,不采取双重标准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振民
《人民日报》[2012-10-30]

2011年,中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8687亿元,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.84%。

——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副司长 贾楠
新华网 [2012-10-26]

大家都说中国最早的诺贝尔奖可能会来自物理,但也很难说,因为我们的原创还很少。

我几年前带的一位博士生,与他同期入学的学生都已发表了多篇SCI论文,有的还获得了很多奖项,许多同学开始忙着找工作,而他却连一篇论文也没有写过。因为他4年来一直在试图证明一项非常困难的原理。

到第5年的时候,他真的证明出来了。在去英国做博士后时,他跟我说,作不出成绩就不回来。这样的人应该鼓励和支持,如果我们有更多像这样的年轻人来参与,诺贝尔奖早晚要到来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 郭光灿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2-10-25]

我认为我们对火星负有责任,包括火星微生物在内。我们不能因为寻找火星微生物而导致这些生命死亡。如果派遣宇航员登陆火星,没有任何方式能够彻底清除他们身上的微生物,他们每秒将向外释放数千个微生物,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

——美国搜寻地外文明研究所
Cynthia Phillips
美国太空网 [2012-10-29]

对于工科的学生来说,实践操作能力非常重要,可是现在大学里的教育却呈现过度“科学化”的症状,学校的课程目标脱离了工业需求,培养的学生应用实践能力和技术水平很是薄弱,用人单位对此也很是不满。

我以前自己上大学的时候,接近有3个月在企业实习的时间,从流水线做起,现在学生在毕业之前只需到企业实习3个星期,很多到企业去实习的学生只是相当于游览观光了一遍,从这个部分到那个部门,根本没有一线操作的机会。

——中国机械协会研究员 王玲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2-10-31]

从1901年诺贝尔奖诞生之日起,10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有40多人的研究与高能物理有关。作为物理学中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一个分支,高能物理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
沈肖雁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2-10-30]

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,各是两国的功臣,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,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。奥本海默锋芒毕露,邓稼先则真诚坦白,从不盛气凌人,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,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;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,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。当初选聘他们的人,钱三强和葛罗夫斯,可谓有知人之明,而且对中国社会、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。因为即使是天才,也只有在自己生存的环境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创造力。

——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
杨振宁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12-10-26]

国际出版商每年都在涨价,有时出版商的涨价是“专横”的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,国际“顶级”刊物在投稿时都要求作者签字放弃个人版权,然后将作品纳入数据库高价出售,卖给作者所在的院校。出版商成功地利用了一些人“建设一流大学要不惜代价”的心态,以此随心所欲地涨价甚至讹诈。出版商的法宝之一,是让读者特别是学校里的大教授出面,逼我们就范。

—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葛剑雄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12-11-01]

智能手机好用,电池却不给力——发展储能技术已成为各国关注和关注的焦点。

——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院长 黄云辉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12-10-26]

由于国际大科学工程涉及不同国家,对资金和技术要求高,合作过程复杂,国际合作项目中途夭折或延期的现象时有发生。美国和欧洲在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合作项目、土星探测计划、火星探测计划等项目中的合作都没有顺利完成,复杂的参与目的使各国在没有全面考虑自身资源的情况下盲目参与,为国际合作项目的失败埋下导火索。

——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
助理研究员 望俊成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2-10-26]



图片来源:新华网

大学生一定要研究自己有兴趣的课题,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课题,你就去找你的导师要求他给你换一个;如果他不答应给你换,那么,就换掉这个导师。

——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
获得者 Oliver Smithies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12-10-26]
(责任编辑 杨书卷)